



在今天和这个年代，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在核武器上打赌？

一位巴基斯坦教育工作者对南亚进行了仔细的个人观察。

在南亚，有以下几类主要论点。印度称，它需要核武器向世界证明它是一个应该拥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位、应该受到世界重视并应该与中国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巴基斯坦称，它需要核武器保护自己不受印度侵犯，使自己在实力上与比自己大得多的印度达到某种形式的均衡。

此外，还有一批次要论点。核能力展示技术能力，展示科学技术进步，而且能够促进科学、技术以及工业其他领域的发展。

然而，这些论点有哪一条是有道理的呢？如果印度拥有核能力，它就会更加受到重视吗？印度从1974年起就已经拥有核武器了，如果世界在1974年之时没有重视印度，那么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印度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10亿多人口的大国，在人类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无论是纯科学（以印度已获得的诺贝尔奖为证）、技术（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和重工业）、社会科学（可以看一下印度培养出的学术人士数量）、商贸、宗教，还是艺术（印度电影和雕塑），印度在所有领域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这足以让任何人对印度刮目相看。一种被称作核武器的小装置和一个有权力杀死数百万人的人可能激起其他人的恐惧，而不是敬畏或尊重。实际上握有这种武器所隐含的或外在的威胁只会减少尊重，而不会使其增加。

对巴基斯坦来说同样如此。即使我们有了这种武

器，世界对我们的看法仍将不会有任何不同。自1998年以来，我们拥有了这种武器只是增加了我们的孤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没有使我们赢得这个世界的爱戴。这种炸弹也没有让世界上的任何人信服我们的科学能力或技术进步。

这是相当老的技术（这种炸弹在大约20世纪40年代就有了），更重要的是，技术的模块特性使我们能够在一个领域获得更先进的东西，而无需在许多领域获得类似的进步。我们的人力发展指标更好地显示了我们实际所处的地位。

我们没有以一种缜密、冷静和独立的方式来思考这些问题，而是把核武器问题与爱国主义纠缠在了一起。据报道，总理们一直称“只有巴基斯坦的叛徒才会冻结或缩小核计划”。至少可以这样讲，肯定地说核武器不是我们的信条以及核计划是为了我们而不是要害我们，是一件不可思议事情。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论点的一个良好来源是Smitu Kothari和Zia Mian合编的《走出核阴影》(Out of Nuclear Shadow)（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两位编者，也是该领域两个响当当的人物，把各种有关南亚核化问题的好文章汇合了起来。我们听到的强硬外交言论够多了，而这本书向我们展现了故事的另一面。这本书有Eqbal Ahmed和Amartya Sen这样的人士为其增色，是一本必读物。它还有一篇由Arundhati Roy写的关于“想象的终结 (The End of Imagination)”的好文章。这正是有关核化决策的事实。

我想大多数人都将赞同，瞄准成千上万平民、污染土地和环境、以高额费用下大力气制造和维护以及容易

造成惨故等问题的核武器，是一种没有它世界依然能够运转的武器。我想大多数人将赞同，如果我们拥有一个无核武器世界，一切该多么美好。如果他们这样认为，那么目前拥有核武器库存的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内的国家的地位将显得十分黯淡。它们以及这里的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还有一些打算这样做的国家，没有资格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它们不应该拥有这些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拥有开发这些武器的“权利”，这种基于“权利”的说法在这里没有意义。如果有人正在做一件在道德上存在异议和可恶的事情，这既没有赋予其他人这样做的权利，也不会使这件事为世界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印度和巴基斯坦不应该将它们的决定建立在“权利”之上。获得核武器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指出其他这些国家的立场存在虚伪，然后说它们正在因此制订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但是，如上所述，它是一个“权利”问题。让我们从一些战略角度来看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的决策。印度想得到世界的重视，并以来自巴基斯坦，当然还有中国的可能的威胁为依据来证明自己拥有武器的正当性。然而，这些理由当中没有一个看起来是正确的。我们已经说过，国家不会因为有核武器而受到重视；它们受到重视的基础是它们的总体发展、经济实力以及在世界秩序中的整体地位。看看中国和日本吧。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不是那种本应该迫使印度核化的威胁来源，巴基斯坦对印度的威胁永远不会达到使印度需要获得核武器的程度。

巴基斯坦援引印度作为1998年核爆的主要理由。这种立场需要更加仔细的斟酌。巴基斯坦处于一个相对恶劣的环境中，需要获得合理水平的保护，这是事实。但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拥有毁灭几乎整个南亚的能力？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巴基斯坦想通过获得摧毁德里、孟买和其他一些较大城市的能力来阻止印度干什么？总体印象是，倘若巴基斯坦面临生存问题而且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可能威胁要使用这些武器或者真的就会使用它们。这种战略思维是非常不确定的。在博弈论中，也就是严密分析此类情形的方法中，这样的博弈通常的特点是有多个平衡，而且这些平衡往往对我们做出的假设十分敏感。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似乎是在假设：即使是陷入了这些可怕的境况中，我们也将拥有发起核反击的能力，而另一方则尚未取出这些武器；世界将静坐一旁，眼看着我们死去和杀死千千

万万的“敌人”。稍稍改变这些假设，我们将得到迥然不同的结果。是什么让我们认为我们将陷于那样一种紧张的情形当中，甚至在这种情形下世界其他地区就让我们任意走向一场核浩劫？

于是，便有了那些认为核武器提供威慑的论点。这也是十分不确定的。我们已经有30年没有和印度发生战争，尽管我们没有核武器而他们在1974年爆炸了一枚核装置。但是，却在1998年我们进行了核爆之后，发生了格尔吉尔事件。因此，威慑的证据在哪里？在这一点上，即使冷战也没有给出我们任何满意的答案。我们不能说，苏联和美国没有打起来是因为有核武器。这里不存在与事实相悖的可能情况。

对于放弃核武器的思想，肯定存在阻力。其中部分阻力是诚恳的，而许多阻力也是鼓吹的沙文主义和错位的爱国主义。强大的利益团体与持有这些武器以及利用充满恐惧的选民方面有着利害关系。需要的是清晰的思维和在此问题上获得社会层次上的一致意见。我们应该想一想我们需要在世界公共场合中做哪些多边工作，需要在与印度的谈话中做哪些双边工作，以及独自做哪些单边工作。我们应该记住核武器也是有代价的。它们的制造和维护费用都很高，并有可能发生损失惨重的事故。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穷困的发展中国家真的该加入这场游戏吗？

然而，抛开代价，主要论点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需要充实自己的实力是获得这些武器的理由。对我们或者世界其他地区来说，没有合乎道德的理由来获得这些武器。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获得它们的战略上的理由，以及这种理由是否真的存在。通常的说法是它存在，但是《走出核阴影》的大多数作者认为它不存在。我们也需要听听他们的看法，以便更加冷静地做出决定。只有在那个时候，印度和巴基斯坦才会共同甚至单方面推动这个问题的发展。

Faisal Bari于1998年秋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完成博士学位后加入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LUMS）的教师行列。此后他教授经济发展、博弈论、工业组织和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课程。他目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应用博弈论、工业组织和经济发展。Bari博士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2000—2001学年访问教员。电子邮箱：bari@lums.edu.pk。